



希望在青少年丛书

太阳在呼唤

希望出版社

太 阳 在 呼 唤

希 望 出 版 社

1262
148

太阳在呼唤

卢 昆 梁 骏 主编

张秋怀 王 力 选编

*

希望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)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8.5 字数: 179千字

1985年3月第1版 1985年3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8,000册

*

书号: 10398·6 定价: 1.05 元

前 言

希望，是一个迷人的字眼。它是荆棘编织的桂冠，只有不畏险阻的奋斗者才能获得；它是海底蕴藏的珍宝，只有百折不挠的探索者才能采到。古往今来，多少人向往它，象白云眷恋山岫；多少人追求它，象清泉汇入海洋。

希望，伴随着人类产生，伴随着文明发展，历经沧海桑田，风霜雨雪，永葆了青春的绿色。

青春，正是希望之所在。青少年，是我们时代的希望。

青少年的希望在哪里？这套《希望在青少年》报告文学丛书，以一代新人在风风雨雨、曲曲折折的人生道路上留下的足迹，告诉年轻的朋友们：希望就在你的脚下。

这套丛书，是新人的赞歌，是新事的赞歌，是美的心灵和行为的赞歌。它以火一样炽烈的情感，诗一般动人的语言，谱写了当今一代新秀明星用理想和奋斗、爱情和事业、挫折和成功交织成的一组充满希望的交响曲。在高高升起的五星红旗上，在点点洒落的晶莹汗珠里，新秀明星们看到了祖国的希望，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希望。

新秀明星就在我们中间。年轻的朋友们，你想加入他们的行列吗？你想从他们身上汲取开拓进取的力量吗？那么，

请你打开这套《希望在青少年》丛书……

编 者

目 录

生当做人杰·····	肖复兴 (1)
沙漠与海·····	郑重 (52)
墙内开花·····	王术 (77)
太阳在呼唤·····	赵丽宏 乐维华 (97)
路在南极北极间·····	李起超 (111)
“瓶颈”里的挣扎·····	郑夫瑞 (133)
坚强的信念	
——记青年科学家 陆 埏·····	颜世贵 (151)
春华秋实·····	杜连义 (161)
他们三个·····	黄宗英 (177)
“祝前途光明”	
——记纽约大学研究生李大西·····	陈安先 (190)
“努心向上”	
——记三兄弟研究生胡泊胡连胡平·····	黄代培 邓文方 (208)
桃花未开，杏花开 了·····	吕中山 屈兴岐 (231)

生当做人杰

肖复兴

生活毕竟是生活。人生如果50%是生活，
50%是工作的话，这50%的生活是不容易的。
可总还有那50%的工作是吸引人的，是可以补
偿一切的……

——本文的女主人公这样对我说

本是个女娃娃，父母偏给她起了个男孩子的名字：嵇汉雄。也许，是寄托着对她的希望？或者，是已经预测出她的未来？

她真的能成为一个人中豪杰、巾帼英雄吗？

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在同辈女人当中，无论是做为女儿，妻子，还是母亲，象她这样经历如此难以想象的磨难，又做出如此非常人所能创造的业绩的，为数并不多。

在哈尔滨市黑龙江省机械研究所的楼道里，她第一次出现在我的面前；在她明亮、干净而又充满温馨的家里，她坐下来和我娓娓而谈，不时情不自禁地滴落下一串串泪珠……她那清秀的身材、瘦削的面孔、皱纹渐起的额角，在头发中

已经开始隐隐出现的几丝白发，不仅能使我看出她年轻时的娟丽、俊秀，而且也泄露出这些年她经历的人生暴风雨，那种种的残酷、不幸、人生况味、生离死别……

是的，英雄并不是那么好当的。而且，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英雄。

一 毕业前夕的风波

1961年7月。嵇汉雄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就要毕业了。正是哈尔滨之夏，一年四季中难得的好季节。松花江水如练，缠绕在整个城市腰间，鼓胀着，涌起层层如雪的浪花，象男子汉粗犷的呼吸。江堤边杨柳如烟，丝丝柳枝垂拂着，飘飏着，袅袅婷婷，迎风婆娑起舞，象女儿家秀美的腰肢和长发。教学楼的窗户敞开着，流溢着桔黄色的灯光和同学们的欢声笑语……

一切，预示着好征兆。

各门考试结束了。毕业论文通过。大家焦急地等待着分配。班里的团支部研究了嵇汉雄的入团问题。很顺利，发给了她入团志愿书，那印着一个个大格、小格的吸引她多年的表格。只待她填好表，开一次全体团员大会，正式讨论，就算通过了。

这对于现在有些当代青年认为无所谓的事，对于嵇汉雄，却象是一件喜事。当她的好朋友张翘缨悄悄地先把这消息透露给她的时候，她竟久久抑制不住小小的心房剧烈的跳动。嵇汉雄躺在床上，望着窗外星光璀璨的夜空，久久难以成眠。

这一年，她已经二十四岁。还有一年，就到了退团的年龄。她本应该不会有这种少年时代才会出现的激动和纷扰。可是，要知道，这一切正是她多年来一直梦寐以求的。从十五岁刚到入团年龄时候起，整整九年了，她的艰难的入团问题刚刚露出一点希望。比八年抗战还要多一个年头。一个考验接着一个考验……层出不穷，接连不断。

这更成了她的憧憬。这更增加了它的神圣。

初中、高中、大学……多少次，向团支部申请入团。每一次，总会有人问你，你又要从头到尾地说起谈过多少次的一切。你谈得全吗？你谈得清吗？你的幼小心灵，过早地压下了沉疴重荷。象锋利的刀子，雕刻在石头上。那是无法抹平的……

1937年，8月。在汉口，嵇汉雄呱呱坠地了。可是，到现在，连她自己也闹不清，她究竟是不是嵇家的亲生女儿。母亲结婚多年，一直没有生养孩子。有了她，一滴奶水也没有。只好从湘潭请来一位奶妈。那里是嵇汉雄的姥姥家。

奶妈是个二十多岁的壮女人，年龄不大，却已经是四个孩子的母亲。扔下了一个和汉雄一般大的刚刚落生的孩子，她来到了汉口。家里穷呀，万不得已，谁愿意拿自己的奶汁去喂养别人的孩子？

这一年秋天，抗日战争爆发了。战争的风云很快蔓延到汉口。人心惶惶，大地飘摇。十月份，开始有人逃难了。长江的码头，大街小巷，一片慌乱，拥挤和紧张。

父亲是从上海东吴大学法律系毕业，来到汉口当律师的。此刻，哪里还有人请律师呢？谁能够审判一下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呢？他望望还在襁褓中的小汉雄，又望望她一脸愁

云惨雾的母亲，喟然长叹。

“怎么办呢？”父亲指指孩子。

母亲无语凝噎。

小汉雄在奶妈的怀中哇哇啼哭。仿佛也知道了大人们心中难以排解的愁苦郁闷。

父母几天吃不安，睡不稳，身体明显消瘦了一圈。是呀，怎么办呢？带孩子到大后方逃避这场可恶的战争？她才两个月呀！奶妈家中还有四个孩子，人家不能抛家离子跟着自己一家颠簸流离呀。没有奶水，两个月的孩子能经受得住这一路漫长的折磨吗？

“信得过我，就把孩子交给我带回湘潭养。等仗打完了，你们回来了，再去接她。”

奶妈抱着小汉雄说。望着她善良的眼睛和面孔，父母二人说不出一句话。那沉甸甸的话，是足可以信任的，是充满着人世间最可宝贵真情的。

只有这样了。父母请奶妈抱着小汉雄一起走，备一桌酒菜，算作感谢，也算作话别。战争，使亲人天各一方。从此，南北东西万里程。才两个月的小汉雄，在啼哭中第一次尝到了生离死别的滋味。

可惜，她还不懂事，她还无从细细咀嚼。她更不会想到，这生离死别的命运就这样过早地降临到她的头顶，而且竟一直伴随着她……

战争，孩子眼睛中的战争，就是母亲眼中的泪水（嵇汉雄已经叫奶妈为妈妈了），就是家中饭碗里的野菜，就是田野中的杂草，道旁的尸首……

嵇汉雄在战争的硝烟中长大了。她是一个挺俊的小姑娘

娘，白白的面孔，亮亮的眼睛，黑黑的头发，长长的腿……战争并不能消泯人天生的美。可是，她要从奶妈手里接过一个小竹篮，跟在奶妈的身后，去敲人家的院门，乞讨要饭了。她刚进这家里的时候，奶妈原先的四个孩子只剩下了三个。那个本应该和她一般大的孩子没有了。坚强的奶妈没有哭，领着四个孩子上路了。她最小，累得、饿得走不动了，奶妈便背起她来。

“饿吗？”奶妈问她。

她摇摇头。

“冷吗？”

她摇摇头。

她是个懂事的孩子。

六岁那一年，她突然病倒了。淋巴结核。脖子烂了。奶妈一直守着她。没有药，只有眼泪和没有尽头的漫漫长夜……

病刚好，脖子上留下了一个永不消失的疤。这一天，奶妈领她到城里的姥姥家。在她的面前突然出现一个穿得干净整齐的陌生女人。那女人望着她，她也望着那女人，久久都没有说话。

“这是你妈！快叫妈妈！”奶妈告诉她。

她没叫。这就是我的妈妈？

这就是自己的女儿？光头、光脚，穿着土布做的兜兜裤……一副乡下人的装扮。

妈妈特地从昆明大后方找到这里接她来了。阔别六年，母亲对女儿的心是一片浩瀚的海。疼不够，爱不够地给她吃、给她玩。晚上，要和她睡在一起。她不干，她号啕大

哭：“你不是我妈妈！她是！”她非要跟奶妈一起睡！乖孩子，睡吧！睡吧……两位母亲一起哄着她。她哭着，哭累了，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奶妈悄悄地走了。

第二天，她醒来了，翻身一看，呵！奶妈没有了。她不顾妈妈怎样喊，哭着，叫着，拼命地往家里跑，一头扎在奶妈的怀里。“妈妈！妈妈！我不走！我不走！”

奶妈只好哄着她，又把她送回去，她又跑回来。这样，一连几天过去了。

这一天，奶妈又把她送了回去。当天，妈妈买好船票到长沙，取道去沅陵。

从此，农家女变成了资产阶级小姐。

在她八岁那一年，母亲给她添了一个小妹妹。第二年，全家到台湾。爸爸当了高雄港务局的局长。

1947年，妈妈先从台湾回到上海，又生了一个妹妹。全家也回到上海。爸爸又重新当上了律师。

后来，爸爸的律师当不成了。全家失去了经济来源。姥姥在长沙开着吴元泰酱园。“干脆回长沙吧！”妈妈说。爸爸点头。全家动身了。几年来，他们象一片云，到处飘泊。

五〇年镇反。父亲曾在北平国民党最高刑事法庭当过两个月的陪审员。他开始一天到晚坐卧不安，整天念叨。

“只当了两个月，这也算不上反革命，可总不是什么好事，对共产党是有罪的……”

“那你去坦白吧！”妈妈这样劝着他。

他去了。长沙市大西门派出所的门前醒目地贴着大字标语“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”。他进去了，没有出来。进了南门口天心阁的监狱。

嵇汉雄正在湖南师范学院附中上初一。这一天回家，爸爸不见了。全家人都象霜打的草。第二天上学，同学们对她冷淡了，避开了她，仿佛她得了什么传染病。生平第一次，她抬不起头，她总觉得自己比别人矮一头。自卑感，本来不应该和她这个市少年宫舞蹈队、体操队活泼的小姑娘为伴，此刻却阴云一般压抑在她的头上。

“探监，我可不能去，人家该说我划不清界限了！”她这样板起面孔对妈妈说。

妈妈哭了。两个妹妹，一个五岁，一个三岁。妈妈肚里还怀着个孩子。

没有办法，嵇汉雄只好去探监了。惦着脚尖，隔着高高的窗户，把爸爸换洗的衣服递过去……

她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。她过早地成熟了。

曾把这一切，一次又一次地向团组织汇报过……她认为父亲有罪，自己却是清白的。

此刻，象过了一道关卡又一道关卡，终于，在她即将到了要向团组织告别的年龄了，团组织理解了她，信任了她，要接受她入团了。她自然比平常人多几分激动和纷扰。

谁知道，好事多磨。她高兴得太早了。

这一天，团支部开会，气氛严肃。团干部郑重地问她：“有人反映你以前入过团，现在，为什么要重新入团？”

这话的弦外之音是她曾被团组织开除过。这真是节外生枝，莫须有。

她气愤了。大学五年来，第一次挺起高耸的胸脯，放开嗓门，气粗粗地问：“是谁这样说的？”

是的，是谁呢？

二 原来是他

他叫周德求。和嵇汉雄家是一路之隔的邻居。

1950年。当嵇汉雄从上海搬到长沙时，她和他一般大，都刚刚十三岁。不过，他们是两个截然不同家庭出身的人。周家祖辈是湘江上的渔民，嵇家却是落魄的律师。一个小小子，一个小姑娘，一个搬着行李，垂首敛眉，含羞地走过；一个站在门槛，扬脸张目，率直地打量着。他们就这样相识了。

那时候，还没有自来水。各家要到湘江里去挑水。一大清早，天刚蒙蒙亮。吱扭扭，她推开门，挑着两只空悠悠的水桶出门了。水桶来回晃动，象她脑后摇摆的小辫。吱扭扭，他也推开门，挑着两只来回摆动的水桶出门了，象两只拨浪鼓。

“打水？”

“打水。”

他们都矜持地打着招呼。

小脚丫“啪哧啪哧”地踩在夜露打湿的青石板上。凉泔泔的江水汲上来了。水面上飘散着早雾，象蒙上一层薄薄的轻纱。

一天，两天……

他们熟了。水是透明的，心也是透明的。每天早晨，她愿意听见邻居家“吱扭扭”的开门声，他也愿意看见邻居家门后闪出来的小巧袅娜的身影。

“咯咯”，她一笑。

“啪啪”，他把空桶敲响。

清亮亮的江水又汲上来了。水桶里盛着嫣红的朝霞和笑声。

“看我们打鱼去吗？”他这样邀请过她。

“去。”她眨眨眼睛。

湘江边上，一叶扁舟。网，撒开来，象一只大手。鱼，活蹦乱跳，一片片鱼鳞在阳光下闪着银光。呵，水是多么清，清得能见底。

他的字写得真漂亮。他喜欢诗，他还会做诗呢！他在长沙二中上学，是班长哩。他家的墙是木板拼成的。她常常地怀着一种异样的心情向墙上张望。嗨，他家的糊墙纸贴的全是他的作业纸。每张纸上都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，都有一个红红的100分。他的学习真好！

那年，父亲进了监狱，一年以后，由于没有什么大问题，被释放出来。自尊心强的父亲第二天便去了上海，改行在一家制硫酸的化工厂当了工程师。1955年，肃反运动，公安局审查时，查到他头上。刚刚平复的自尊心又流血了。胆怯，对政策的不理解……种种因素，他吃硝基苯自杀了。当她和母亲接到从上海邮寄来的骨灰盒时，她再次震惊了。父亲就这样再也见不着了！她没敢哭，也从来没有去过存放骨灰盒的黄土岭看一眼，怕人家说她划不清界限。

这一年，他们俩人都上高中二年级了。他们再没有功夫一起去江边挑水，去江里捕鱼了。他俩都在学校住宿，不常见面。似乎谁都忘记了谁。

这一年的暑假，夏令营。多巧！他们又在一起了。不过，他们都大了。她出落成一个婷婷玉立的大姑娘。他长成

一株钻天杨似的棒小伙子。

“你好吗？”

“好！你呢？”

他们又这样矜持地问候着。然后，是沉默。人大了，有什么好处。她真希望他们永远是十三岁的孩子！

“家里的事，不要背包袱！马上就要考大学了……”

只这样普通的一句话，说得她的眼睛湿润了。

这以后，她不常见到他了。要考大学了。他们都在忙。临近考期。裕湘纱厂招工。嵇汉雄想去。她不想考大学了。她面临着一场新的困难。

班主任，一位教语文的王俨思老师找到她。

“你为什么不考大学呢？你的数理化成绩都很好嘛！”

“我……”

她怎么说呢？两个妹妹，一个十岁，一个六岁，小弟弟只有四岁。全家靠妈妈每月三十九元的工资生活。三个孩子送到一个老太太家照看，每人每月要交十元。妈妈只剩九元钱了。省吃俭用，好不容易把她供养到高中毕业。她不能再吃闲饭了。

“走，我到你家去找你妈妈谈谈！”

填报考志愿表的时候，王老师来到她家里。

“大婶，你就让你的孩子上大学，继续深造吧！她的学习很好……”

母亲不同意。

“上了大学，国家有助学金，不就减轻你的负担了吗？”

母亲还是不同意。

她不知道老师是怎样说服母亲的。因为后来，她哭了，走出了屋。她觉得一点都没有希望。谁知道希望竟又来了呢？

她就这样考上了哈尔滨工业大学。临走时，正是暑假，王老师回老家了，没在学校。她给王老师写了一封信，深深地感谢了他。

在我们这个社会，好人还是很多的。在你人生的叉路口，总会能遇到这样向你无私地伸过友谊的手的人。

嵇汉雄一直把周德求也当作这样的好人。可是，此刻在她入团的关键时刻，为什么要说她已经入过团呢？这不是造谣吗？

她给周德求写了一封质问信。

周德求考上了哈军工。哈军工和哈工大离得不远。两校的同学经常走动。她也能时常碰见周德求。不过，各人都只是一心只读“圣贤书”，少年时代的情谊仿佛被书本冲得淡漠了。不过，再淡漠，毕竟是老乡，毕竟是邻居，毕竟曾经有过一段最纯真的友谊，还不致于造谣中伤吧？

信很快就回来了。那是一个牛皮纸的厚厚的信封，上面写着一手漂亮的毛笔字。拿着这封信，嵇汉雄百感交集，象一匹风中抖动的红绸。

信上说得坦率，明白。仿佛在叙述一个已经逝去的遥远的故事。

原来，在1959年拔白旗、向党交心的运动时，周德求作为班长，又是党员，带头向党交心了。要把心中隐藏最深的别人不知道的事都向党交出来，他是那样的赤诚。他说出了自己这些年一直在悄悄地爱着嵇汉雄。她的家庭是有问题